

155
429

蘇聯教育經驗故事選輯

怎樣了解和 教育學生

巴哈廖夫等著
巴邱陵譯

童聯書店發行

蘇聯教育經驗故事選輯

怎樣了解和教養學生

巴·恰廖夫等作
邱梭譯

目錄

敏 感	一
了解學生的生活情況	一四
和家長們一道	二三
論教育工作中的『小事情』	三〇
集體的力量	三五
教學生活的第一年	四二

敏 感

巴哈摩夫

菲利波弗娜是個非常年輕的女老師。她擔任了四年級班主任。她和她的新學生們見面，花了第一次上課的時間。在她面前那些措得嶄新發亮的課桌邊，坐着三十個服裝整

齊的，在夏天裏晒黑了的男孩子。孩子們依次從課桌那裏站起來說出自己的姓名，回答着女老師的詢問。菲利波弗娜根據特有的徵象：孩子們的態度和確切的回答，以及安然而又親切的眼色，就相信她很快可以和他們打成一片，跟全班的人變成朋友。就拿維佳和瑞蓮來說吧，他們在上課的時候那種嚴肅的，甚至有些莊重的氣勢，說明了他們一定會好好地學習。當然也並不光是他們會這樣。



孩子們一個個地把自已的事情報告給女老師，於是他們全體以及每一個人，都引起了她的同情。這些好孩子！多麼好的一個班！可是現在，菲利波弗娜注意到坐在最後一張課桌邊的一個瘦孩子了。那散亂的頭髮，憂鬱惱怒的眼色，和敞開的襯衣領子，就顯得他跟一般學生大不相同。一

輪到和這個孩子交談的時候，這個孩子就顯出一種好像是不願意的樣子，咕囁着一些聽不清楚的話。

「孩子，你叫什麼名字呀？我不明白。」女老師心平氣和地說。

「瓦列里！」他用不滿意的腔調尖聲叫道。

「姓什麼呢？」

「彼得羅夫。」他照樣口辭快地回答，把背脊轉過來對着女老師。

「瓦列里·彼得羅夫！難道你沒有聽見和看到別的同学怎麼答話嗎？難道直到現在你還不知道回答老師和大人的話應該站着、說話應該大聲而徹底嗎？」

「爲什麼要站着？」

「這是規矩，瓦列里。躲在別的同学背後答話是不可以的。」

「爲什麼不可以？」瓦列里故意裝作不懂事的樣子反駁。他的臉上露出了一些略微看得出的怪樣子。同學們就笑起來了。瓦列里對於自己在班上所作的回答和效果，感到很滿意，於是就嘲弄式地微笑起來，並且給鄰座的人使了一個眼色。菲利波弗娜便暗自想道：「嘿，很顯然，對於這個孩子，我必須要做不少的工作了。」

……從學校裏上課的頭幾天起，瓦列里就表現了挑釁的態度。他上課經常遲到，在上

課的時候，思想不斷地開小差，並且還妨害別人：放紙鴿，把腿子一起放到椅子上，吹口哨，模仿雀子，不得允許逕直下課。

菲利波弗娜用盡了她所有的一切感化方法，但是毫無效果。不管當着全班的人申斥也好，個別談話也好，叫他離開教室也好，或者因為他的品行和沒有做好功課而降低評分也好，對於這個孩子都不能起作用。他對於學業，對於別人提的意見，甚至對於一般的兒童遊戲，都是淡漠的。

有一次，菲利波弗娜把一本很有興味的關於蘇沃羅夫軍校學生的書唸給學生們聽。全班的人都在非常留心地聽她唸。顯然，孩子們歡喜的不僅是故事的本身，而且也歡喜女老師唸書唸得生動，歡喜她那安靜的胸音。只有瓦列里仍舊是漠不關心。他起初是坐立不安，做鬼臉，盡力地逗得孩子們發笑，故意地大聲咳嗽，打噴嚏，到了後來，在上課上了一半的時候，就忍耐不住了，於是對女老師說：

『我不高興聽，而且一點趣味也沒有。我回家去還好些……』

『好，你去吧。』菲利波弗娜心平氣和地說。『你既然不感覺興趣，你可以走……』孩子們驚奇地望着瓦列里的後影。『這是怎麼搞的呀？這樣有趣味的書，竟然說它沒有趣味！』

瓦列里的品行和他的狂妄行為，使得菲利波弗娜很傷腦筋。她一走進教室就會發現他在遠遠的一張課桌那邊坐立不安的樣子。剛剛一看見他那挑釁的眼神，她就會發生覺得自己無能為力的一種不愉快而又苦惱的感覺，好像這個學生變成這個樣子是她的過錯似的。然而，菲利波弗娜同時也了解到：小孩子在情感上對別人和對自己疏遠冷淡，對人、對集體懷着敵意；在願望上把自私的「我」跟大家的意見對立起來，這種情形，是由於他必須接觸的一些人不愛他，也不關心他，使他深深感到別人對他懷着敵意和冷淡才發生的。

可是，瓦列里的這一切情形，是從哪裏來的呢？本來，他並不是孤兒，他的雙親是知識份子，是負責的工作人員，他有優良的生活環境。那麼，他本人的這種惡意和冷淡，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有一次，菲利波弗娜在和瓦列里單獨談話的時候問他：

「喂，你自己想想，由於你這種行為，難道會有別人愛你嗎？」

「反正誰也不愛我：大家只會罵：無論什麼時候，不管是什麼事，總是我的錯……」

「怎麼？難道爸爸媽媽不愛你麼？」

「我不曉得……」瓦列里沉默了一會兒之後回答道。「他們也同樣地總是罵……跟

大家一樣……」

菲利波弗娜開始明白，這個學生的壞行為的根源，應該在家庭裏，在家長們和孩子的相互關係之中去找。這天晚上，她打算到他家裏去一趟。

這是一個乾淨的、陳設很好的寬敞宿舍。前廳和幾個房間裏有條有理，端稱模範，牆壁上面點綴着選配得很適當的木刻畫。一切都說明了宿舍的主人對於生活的舒適很關心，而且具有精良的鑑別力。

瓦列里的媽媽維娜，是個建築師，她殷勤地迎接着菲利波弗娜，把她帶進了房間。

「您是爲了瓦列里的行爲到這裏來的吧？大概又幹出什麼好事來了！」

「不是的。您要知道，並不是爲了個別的過失。我倒很想知道他那非常奇怪的行爲的原因。您的兒子爲什麼是這個樣子……對於大家對於自己是這麼兇？」

「兇？很顯然，他生來就是這樣的。您，大概以爲我們對他不好吧？不，恰恰相反，我也罷，丈夫也罷，都是爲他盡了一切可能的力量。無論哪一方面也沒有拒絕過他。衣服呀，皮鞋呀，總是整整齊齊的。要錢買書或者看電影呀，請吧，拿吧。他小的時候是安靜的，溫存的，聽話的。可是在兩年以前，他的性情就壞了，不知怎麼一下子

就變了：變得很容易動氣，自高自大。規矩也罷，紀律也罷，他都不買帳。不管我們怎樣對他用功夫：給他買好吃的糖果和玩具呀，或者處罰他呀，都是白費力氣！他只是皺着眉毛不做聲……」

在談話的時候，瓦列里進來了。他向女老師斜着眼睛望了一下，皺着眉毛，也不打招呼問好，就走了過去，走到隔壁房裏去了。

「我們就是這樣爲他傷腦筋，」維娜繼續說道。「不錯，近來我們較少注意他了，讓他高興怎麼就怎麼，以後他自己會埋怨自己的……」

「那末，他的爸爸對他怎麼樣？」菲利波弗娜問道。

「我應該告訴你，瓦列里的親爸爸是在前線陣亡的。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是我的第二個丈夫。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可是不曉得是什麼緣故，瓦列里不高興他……您聽，他們在怎麼談話……」

從隔壁房裏傳來了繼父和瓦列里談話的斷片：

「難道可以這樣對待書齋麼，瓦列里？你又把書架上搞得亂七八糟，抄本和鉛筆扔在地上。你老是出岔兒！」

「我又沒有扔它們，是它們自己掉下去的。」

『噯，你是個醜人，醜人！還是這樣個醜人……』

『就讓我是個醜人好了！……』

『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就是在現在還是愛他的。』媽媽繼續說。『您也許會相信，他老是問我：「我們的瓦列里為什麼會這樣？他那種冷淡態度是從哪裏來的……」他說：「顯然的，我和你都教育不了你的孩子，雖然我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你看，我爲他真的傷透了腦筋，教我有什麼辦法！』

『您倒說說看，』女老師激動地說。『他什麼都有：有書，也有衣服。那末，上電影院，上戲園子，你們是和瓦列里三個人一道去的嗎？』

『不……怎麼能帶他——帶這種野孩子到外面去呀？』

『別的孩子們是不是來找他呢？當你們替他做生日的時候，應當把孩子們請來呀！』
『可是要曉得，他無論跟誰也合不來呀。』媽媽狼狽地回答道。顯然，這一點。連她自己也覺得奇怪，諸如此類的事，她的腦子從來不曾想到過。

『那末，你們晚上在家裏是怎麼消磨的呢？』

『晚上怎麼消磨的？……我和丈夫是這麼幸運！……跟他過得情投意合而又相愛。晚上，他在自己的房裏做事，我在自己的房裏做家事，或者也在他旁邊看書……』

維娜談得津津有味，眼睛放射着光輝。

『可是瓦列里呢？』

『瓦列里怎麼樣？』

『瓦列里每天晚上在什麼地方？』

『瓦列里在什麼地方？……在這裏……家裏……』

媽媽的面孔發了紅。她確實是第一次明白：她對兒子犯了某種過失。

談話越是繼續下去，菲利波弗娜就越是明瞭孩子的奇怪行爲的原因。她請求把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請來，於是把自己的見解坦白地對媽媽和繼父說明了。他們就簡單地做出了以下的結論：孩子需要溫存，可是瓦列里缺乏這個，因為父母本身太忙了。愛、溫存以及溫暖的態度，正巧是瓦列里在家裏得不到的東西。

『謝謝！』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親切地說，一面向菲利波弗娜伸過手來。『謝謝您！我現在明白了我們的主要錯誤，而且我曉得我們以後應該怎麼辦。』

第二天晚上，維娜在省執行委員會開了會回到家裏。她很驚奇地看到了一幕非常的情景：在昨天，甚至在今天早上看起來還是悶悶不樂、抱着疏遠態度的瓦列里，現在跟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坐在一排，而且在一大張繪圖紙上畫着房子。在旁邊桌上，還

擺着一塊盛着水彩畫顏料和墨墨的調色板。

「我們在幹活啦！」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快活地說。

維娜猜出了父子之間所發生的事情。她盡力不去破壞這和平、友善和相互了解的氣氛，她開玩笑說：

「是誰允許你們趁建築師不在的時候造房子的呀？」

她對亞歷山大也好，對瓦列里也好，什麼也不問，也不表示出注意到他們相互關係改變的樣子。在他們開始討論房子旁邊應不應該造露臺、以及用什麼顏色畫窗子的問題的時候，維娜就參加了他們的討論……

這一天的晚飯，吃得比任何時候都要愉快。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和維娜，很有興趣地聽瓦列里講學校裏的、班上的和同學們的故事。他們一面傾聽，一面



感爲驚奇：他們對孩子怎麼能發生這樣的大錯誤，忘記了孩子的迫切要求和父母的責任……

瓦列里的肘彎不在意地把桌上的一塊白麵包撞了下去，他抖了一下，他想爸爸馬上要說他『齷齪人』了，剛剛獲得的幸運，也要化爲烏有了。可是這一次，却完全不同。當瓦列里彎下腰去拾起麵包放在一邊的時候，媽媽就不聲不響地切了一塊新的遞給他。至於爸爸呢，他根本不理睬所發生的事情。

：接着來的一些日子之中的某一天，菲利波弗娜注意到瓦列里坐著上課特別安靜，老是用試探的眼光注意着她。第三課是講讀課，講讀的是早就開始唸的關於蘇沃羅夫軍校學生那本書的末尾。菲利波弗娜在開始講讀之前，向瓦列里望了一眼。他和別的孩子們一樣，靜悄悄地坐著，一點也沒有反抗的表示，整堂課都是注意地傾聽講讀。

在下課之前，菲利波弗娜檢查著執行家庭作業的情形。輪到瓦列里的時候，他就把一本包了白紙的新本子向女老師一遞，並且對他第一次說出了一聲從來沒有說過的話：

『請看！』

習題做得特別地認真誠懇，一點骯髒也沒有。這種作業可以做別人的模範。

『好，』菲利波弗娜看了本子，舉起本子對全班的同學說。『瞧，這是今天的優良

作業，值得打上優等。而且今天瓦列里上各堂課很用心，又很守紀律，這種品行，也值得打個優等。」

瓦列里感到了同學們贊許的目光，就發起窘來，面孔也紅了。

瓦列里是最後離開教室的。他走到女老師面前要求說：

「菲利波弗娜老師，請您把關於蘇沃羅夫軍校學生的那本書借給我吧。我自己開始唸……」

「請拿去吧，」女老師答道。「拿去唸吧。」

「謝謝！」

女老師和學生互相望了一眼，兩個人都微笑了一下……

瓦列里走出學校，遇着了他的同班同學魏嘉。

「喂，瓦列里，」魏嘉對他說。「星期天你到我家裏來吧。我養着鴿子，還有豚鼠……」

「你先到我家來，」瓦列里答道。「我有很多好書，是爸爸買的。在我家坐一會兒，然後再到你家裏去。」

……瓦列里正像菲利波弗娜所盼望的那樣，變成了班上優秀的學生之一。他的馬虎牌

氣和粗枝大葉作風，以及放蕩和孤僻的習性，都沒有了。他開始讀很多的書，學會了瞭解讀過的東西，很樂意地參加班上的各種組織，很容易地和同學們要好起來。不過，他認為最好、最親近的朋友，就是爸爸媽媽和菲利波弗娜。同學們到他家去的時候，他一定把像片給他們看，並且解釋說：

「噉，這是我。這是我的媽媽，這是爸爸。是我們一道坐車在林子裏過的時候，由別人給我們照的。」

瓦列里升到五年級的時候，也就是新學年的第一天，他來拜望他以前的女老師。『你的身體養得多好呀，瓦列里！』菲利波弗娜喊了一聲，一面驚奇地望着這個孩子晒得黑黑的、圓圓的臉。

『我和爸爸媽媽到南方去了。』瓦列里解釋道，然後把一個小盒子放到女老師跟前的桌上。

『這是什麼東西呀？』

『這是我為您的學生收集的貝殼標本。到了您講到海的時候，就拿給他們看看好了。』

『是專為這件事收集的嗎？』女老師很驚奇。

『是的……』

瓦列里剛一走，菲利波弗娜就看見了小盒子裏的一張紙條。上面很細心地寫着墨水字：『給敬愛的老師菲利波弗娜。學生瓦列里贈。』

Б. Бакаев ЧТНОСТЬ. (Семь и широта 1952.6)

了解學生的生活情況

奧斯特洛夫斯基

孩子們在家庭中的教育的性質，對於他們在學校裏的品德是有深刻的影響的。因此，老師必須清楚地了解學生的生活情況，並且要適時地去幫助家長。

我企圖解釋我底學生的個別的不良行為，常常感到摸不到門路。後來，當我認識了學生的生活情況、和他跟家長的相互關係之後，我才經常地找到了行為的真正原因。

在學年開始時，女學生奧利雅沒有把規定的作業交給我，我就問她為什麼不交。

「怎麼沒有交哇？交了的。」她堅決地表示。在我告訴她、說我不會記錯的時候，她才不好意思地承認作業寫得很髒，所以她決定把它藏起來。

又有一次，我發現了她把第二次做的習字拿來頂替第一次的作業。很顯然，這是個愛撒謊的學生。這種不良的特性，是誰使它發展的呢？我去訪問奧利雅的家庭，才幫我把真正的原因解釋出來。

有一次，我和她的爸爸坐着談話。忽然，她爸爸看見窗外有一位鄰人向他走來了，他就把女兒喊來囑咐說：

「小奧利雅，你去告訴謝勉諾維奇，說我不在家。」